

不是为了赶早班机，也不只是为了等候日出朝霞，只是为了感受一个陌生的城市。这是最好的时光，天色刚蒙蒙亮，街灯还通亮着，前面有点雾气，踩着地上湿漉漉带着露水的石块和落叶，出门上路了。往左或者往右，穿行在完全陌生的街区，只须记得回来的方向。

此后两个小时里面你不知道会“撞”到什么，但一定会有记忆终生的偶遇。前不久一个月内两次去俄罗斯，大清早曾来到了空无一人的莫斯科红场，也来到天水一色的贝加尔湖东岸，还有秋雨扫面的圣彼得堡涅瓦河桥头——每次摸黑出门都会有难忘的收获。

你可能也去过美国华盛顿的国家大教堂，离乔治敦大学不远，但你一定没试过夏日早上六点推开大教堂的后门，进去发现里面就你一个人，微光中只面对圣像和十字架，在幽暗中探索四周。突然东侧彩色玻璃长窗的上方射入第一道阳光，一切都明亮起来，有人推开大门进来。

另一个清晨时分来到法国南部土伦军港，站在当年拿破仑率舰队远征埃及的起点，与成排的军舰一起迎来自光灿灿的日出。还有一次在巴黎，本来想去看看早上的埃菲尔铁塔，结果却陷入了铁塔后面好大的农贸市场，久久不愿脱身。意大利那次

夜宿佛罗伦萨和威尼斯之间，大清早走入几公里外一处小镇，花了大半小时独自欣赏满城堡的中世纪壁画，感叹当年曾经的繁荣辉煌……

当然，每次大清早外出都会留下了几百张自以为不错的照片，成为日后不时回忆的印象记录。九月去俄罗斯，第一次踏入红场，没想到能拍到如此空旷而壮美画面。从住处到红场三公里，穿过“古姆”百货公司旁边的步行街已近早晨六点钟。挂满整条街的灯幕仍然五彩闪烁，渐渐转蓝的天空衬托着克里姆林宫尖顶上那颗红星，一切都变得柔和起来。

道路当中好几排铁栅栏挡住我们的去路。怎么办？从旁边喀山圣母教堂走过一位妇人，对我和朋友比了个手势，意思是“移开就行”。嗯，那就试一下，大不了……结果真没什么大不了。我们把面前的铁栅刚挪出个口子，从斜对面克里姆林宫侧门过来两名警察，二话没说就同我们一起把挡路的铁栅都移到边上。教堂开始传出钟声，早上六点钟或许正是红场开放的时刻。

红场实际上是个小山坡，我们在坡底，圣瓦西里大教堂和克里姆林宫钟楼在坡的上方，太阳刚刚从教堂背后发光，一道耀眼的光芒从教堂尖顶慢慢降下来，不一会儿就把地

“天下事有难易乎？为之，则难者亦易矣；不为，则易者亦难矣……”——彭端淑的名篇《为学》，是我刚上中学时在《语文》书上学过的了。然而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，许多值得记忆的事情、读过的经典，老师当时要求背诵的锦言妙语早就忘得一干二净；纵然就是一些刚刚发生过的事，也都如同白驹过隙，飘然而逝。为什么早年少小读过的《为学》，却能至今记忆犹新，几能背诵？

细细梳理起来，不外这样几个原因：一是彭端淑用通俗而不庸俗的语言，相当深刻、生动，当然也是正确地说明了难与易的辩证关系：天下任何值得做的事，再难，只要去做，就会化难为易；反之，就变易为困难。篇中，彭端淑简洁准确的语言，像战鼓，在我少年敏感的心灵上咚咚敲响；像明灯、烛照我奋勇前进，努力攀登。二是谋篇布局表面上看似随意，其实很有技巧；文章在阐明了难与易的辩证关系之后，举了一个一以当十的实例：“蜀之鄙有二僧，其一贫，其一富。贫者语与富者曰：‘吾欲之南海，何如？’富者曰：‘子何恃而往？’曰：‘吾一瓶一钵足矣。’富者曰：‘吾数年来欲买舟而下，犹未能也。子何恃而往？’越明年，贫者自南海还，以告富者。富者有惭色。”

就这样一篇简短的虚实实、有理有据，带有强烈思辨色彩的佳作佳文，同时也是美文，迸射出美丽炫目的光辉，当时就强烈地吸引了小小的我；小小的我的心灵，如同一个吸吮力很强的新鲜海绵，把这篇文章深深地吸吮了进去；以后，《为学》不断给我力量、给我生命不断的滋润。从某种意义上，《为学》这篇文章影响了我的一生。



陌上塵 (中国画) 李知弥

面上的石块都染上同样的色彩，一直推移到我们的脚边。除了列宁墓前的三名警卫，整个红场上只有两只鸽子围着我们啄食。又过了一会，开始有人在广场上走动了。行色匆匆的应该赶着去上班，父母带着孩子的一家像是游客，还有跑步的一对男女和一路自拍的背包客女孩，两位俄罗斯大妈直接走入克里姆林宫钟楼下的小门……红场上还是没多少人，钟楼另一侧的地下公共厕所倒已经开放，挺大的，当然也是空无一人。

我们离开红场时，一束阳光正好聚焦在列宁墓正中央的红褐色大理石上，反射出火焰般的金光。后面的克里姆林宫的红墙更是一片通红，隔着栏杆，墙角那排墓碑和雕像仍然清晰可见，正对着我们的是斯大林。没时间多逗留，更没有时间再细看，但这个早晨已经很足够了，所有的遗憾都留给下一次，好在过半个月我会再来。

圣彼得堡迎接我们的是绵绵细雨和浓浓秋色。一定要去看看涅瓦河，时间只有清晨。雨夜的圣彼得堡街景很美，尤其在涅瓦河畔。街头不见行人，路灯还是通明，雨中的路面上尽管铺着金黄的秋叶，仍然像一面镜子把灯光反射到天上。没起风，涅瓦河很平静，两岸连绵不断的历史建筑外廓灯光，都在河上座座桥梁的灯光，都在水面上形成对称的倒影，比白天更加壮观。突然，街上与河边的所有光亮一起熄灭，教堂钟声响起，已是早上七点，天色仍然带着阴沉，四周又是另一番景象。

在圣彼得堡街头行走，不时就会“撞上”历史。大桥下面的码头岸边立着一块石碑，我只认得出上面的阿拉伯数字 1922 和 2003，用手机拍了下来。过了桥再往左行走约一公里，沿河是一长排黄色的宫廷式建筑，墙上又见一块纪念碑，上面刻有 1825 几个数字，也拍了下来，一定是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载。

果然，懂俄语的朋友告诉我，前面的地方是 1922 年著名的“哲学船”事件上船的码头，2003 年立碑为记。后面的碑文告诉人们 1825 年反对沙皇专制的“十二月党人”起义，就发生在面前的枢密院广场，后来这地方也被称作“十二月党人广场”。广场中央，彼得大帝意气风发骑着战马的铜像，竖立在一块大岩石上。读过普希金长诗《青铜骑士》的，一定知道那就是诗人讴歌的主角。

与别的国家不一样，俄罗斯会不断让你震撼，不只因历史，也因为那儿的独特的自然风貌。我第一次接触贝加尔湖到了她的东岸，靠近乌兰乌德。夜晚在无人湖边沙滩上漫步，顶着漫天的星星和中秋刚过的月光，黑色的湖面上同样星星点点。谁知第二天天没亮来到湖边，已变成秋风寒雨。本来应该日出的时候，却见乌云一层压一层堆在湖面上，浑然成为一体。只有我们站立的沙滩边上，看着风推浪花拍打上岸，溅出白色的水花和细沫。

清晨时分的贝加尔湖变得更加浩大，人在她面前显得更加渺小。这儿或

许就是苏武牧羊十九年的“北海”，两千年前的湖畔景象应该与今天不会有少差别。身边没有别人的影子，也没有一点人的声音，只有野狗在沙滩上留下爪印，只有南飞的群雁从湖面上喳喳掠过。你突然会感觉到一种极度的孤独，无边无际，内心的煎熬迫使你在恐惧中逃开。我来过这儿了，这辈子或许不会再回来，也不敢再来。

过几天会去日本看红叶。日本的清晨曾经给我特别印象的，当数四年前春天在“谈山神社”雨中访樱。我在微博中记录：“清早六点，山门未开，栏栅虚掩。红门衬樱花，细雨中更显娇嫩。”缓缓行上对面的坡道，渐渐看清那座世上少有的十三重木塔，晨雾中更显庄严肃穆。周边株株樱花枝头挂着水珠，雨中带艳。此时之美，无可言喻；唯有清晨，方可品味。不知再过几天去到日光、福岛，早晨又会给我什么？

郴州行

王养浩
 东江雾
 湘江滚滚流，东江缓缓流。雾漫碧水撒网去，客披银纱笑颜开。
 高山草原
 莫道秋凉草色黄，蓝天碧湖好风光。旅人骑马悠闲去，美景无限在原上。
 北湖公园：女排群雕
 林邑情铸竹棚楼，女排踊跃来练球。记否大阪报报传，北湖狂欢满星斗。
 （郴州古称林邑，意为林中之城。）

谈、碰撞，相同的或是相左的意见在这里汇聚。“泛艺术、大文化”的概念让艺术节突破了台上台下、场内场外的壁垒。

当然，作为一名艺术节的忠实拥趸，更令人喜悦的变化是——我们离艺术的距离越来越近了。生长、生活在普陀区的我，过去看戏，多半是要“长途跋涉”，跑到市中心、或是浦东。而如今家门口竟然也有“好戏”看了。普陀区文化馆里的《意大利金牌萨克斯四重奏上海音乐会》，让不少说到萨克斯就想到《回家》的人有机会得以重新审视这一历史悠久的西方乐器。世界顶级大师不仅走到家门口、还被热情地请到了家里。而许多一票难求的经典艺术作品，也以一种拼盘组合的方式，出现在了“艺术天空”。

我一向认为，大学至少应该有两部分人：一部分人“深挖井”，做高深学问，两耳不闻窗外事；另一部分人“广开渠”，在“象牙塔”和社会之间开凿渠道，促进大学的文化辐射力。如果说前者是一所大学的深度和精度，那么后者就是其广度和温度。

那么我算是哪一部分呢？总的说来，更多时候我属于后者。给报刊写“豆腐块”文章，翻译村上春树，开博客发微博，还到处摇唇鼓舌……说轻佻些，不务正业；说郑重些，乃以“语言介入”这一形式构筑学术与大众之间的桥梁，诉求社会良知，呼唤文化乡愁，引导审美走向。若问我受不受待见，老实讲，有时受待见，有时不受待见。不受待见的例子就免了。而作为受待见的最新一例，当推“林少华书房”——设在学校图书馆里的“林少华书房”，日前举行了揭牌仪式。幸甚至哉，容我显摆一下自己的致辞。因为：首先，我要对王蒙先生致以敬意。王先生是文学前辈、文学巨匠，是共和国荣誉称号“人民艺术家”获得者。作为我，无论哪一方面都无以和先生相比。如果说王先生是中天皓月，我不过是萤火之光。但有一点或许和先生相近，那就是对书写这一行为的执著和对书籍这一存在的热爱。

这里是图书馆。实不相瞒，上大学之前我从未进过图书馆。甚至没有一张哪怕三条腿的书桌，只能趴在窗台柜角或炕桌上对着煤油灯看书写字。一不小心，烧火苗就滋滋一声烧着额前的头发，烧出一股烧麻雀般的特殊的焦糊味儿。这当中忽然有一天，我带着这股特殊的焦糊味儿，从穷得连乌鸦都会哭着飞走的小山村扑向省城，跨进东北第一高等学府吉林大学；若干年后南下广州，走进华侨教育第一高等学府暨南大学，开始我的教学生涯；许多年后北上青岛，来到海洋学科第一高等学府中国海洋大学，直至此时此刻。

三个“第一”，三次迁徙。第一次带了几本书，第二次带了几十本书，第三次带了几千本书。大半生时间里，塞北岭南，海内海外，风霜雨雪，颠沛流离，一路上我失去了许许多多，许许多多。没有失去的，几乎只有书。毫无疑问，失去了书，也就失去了我，失去了今天的我。而另一方面，书也好像耽误了我。不是开玩笑，上个世纪七十年代，很少有哪位漂亮姑娘对一个书呆子感兴趣，她们感兴趣的好像是别的什么。所幸，我对书的兴趣很多时候超越了我的所有高尚和不高尚的兴趣。与此同时，我开始自己动笔写点儿什么，译点儿什么。我觉得，如果只看书不写书，那就好比只乘凉不栽树，有可能是一种不大礼貌的行为。粗算之下，以单行本记，我自己写了八本书，翻译了九八本书。以发行量计，仅上海译文版四十四种村上春树系列就已超过一千二百万册。这意味着，有几千中国读者通过我的翻译领略了异国语境的微妙，也通过异国语境领略了中文表达的美好。

自不待言，我的人生也和绝大多数人一样，经历过许多困顿、磨难以至于屈辱。而我读的书、写的书、译的书，在困顿中给了我诗与远方，在磨难中给了我勇气与庄严，在屈辱中给了我光荣与梦想。而这些书的很大一部分，今天有了一个新家——中国海洋大学在学校图书馆慨然设立“林少华书房”。为书之幸，莫过于此。为人之幸，莫过于此。这不是客套。借用我的老伙计村上君的说法，一年之中我也有几天不说谎，今天恰好是其中的一天！

学校图书馆里的“书房”

林少华



夜光杯

十日谈

艺术节与柔情且沉静的上海秋日，与浪漫又自在的生活最相配。
 身边的艺术节
 责编：杨晓晖

